

#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行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

詹舒琴,杨 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基于价值链嵌入环节异质性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相比前向参与率,制造业后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提升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前向参与率有利于促进劳动收入的提升;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已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向高端演进的必要性突显。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后向参与率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38-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各国的贸易方式和规模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业外向发展能力。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对一些行业原有的收入分配机制产生冲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在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2008年以来虽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每年仍低于50%的水平。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广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是否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原因及趋势,进而为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来优化收入分配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 一、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产生及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

长的阶段,其测度方法也经历了较大变化。Hummels等<sup>[1]</sup>首先提出垂直专业化衡量指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进出口统计数据来计算出口中包含了多少进口投入品。Koopman等<sup>[2]</sup>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指标的测度方法,Wang等<sup>[3]</sup>则进一步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问题。刘琳<sup>[4]</sup>基于中国数据研究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向参与率相对后向参与率较低,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劣势<sup>[5]</sup>。因此,未来应寻求中国产业发展的新型增长点,实现从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上的转变<sup>[6]</sup>。

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面,付文林等<sup>[7]</sup>认为,中国嵌入低端价值链的发展模式极易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而开展的激烈竞争又加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份额也因此下降,张少军<sup>[8]</sup>也得到类似结论。出现这一结果的可

收稿日期:2018-06-19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7CJL044)

作者简介:詹舒琴(1997-),女,浙江衢州人,本科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杨 君,E-mail:junzju@163.com

能原因是,中国出口结构正在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sup>[9]</sup>,肖文等<sup>[10]</sup>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因素方面,李稻葵<sup>[11]</sup>认为国企改革使得劳动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下降,因此国有企业比重下降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白重恩等<sup>[12]</sup>的研究结论也与之相似。而罗长远<sup>[13]</sup>则从国有企业改革后,支付的劳动力价格与“市场出清”的关系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外资的快速进入,Decreuse等<sup>[14]</sup>认为随着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增多,外资企业对本国劳动力的竞争不断加剧,将会促进本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但邵敏等<sup>[15]</sup>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中国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了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李稻葵等<sup>[16]</sup>还提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U型关系,白重恩等<sup>[17]</sup>则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是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sup>[18]</sup>。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虽然许多文献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可拓展之处。首先,参与全球价值链可分为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两种参与类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文献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的研究相对偏少;其次,多数文献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基于一国国内分行业的研究有待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便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借鉴。

##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而不同要素密度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差异化影响。对于劳动要素比较丰裕的国家,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因而能够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水平,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而对于资本要素较为丰裕的国家,则可能会出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过快发展,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前,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仍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因此可能会出现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现象,但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增长速度较快,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因此出现下降。另外,由于不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环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制造业大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如加工和组装等环节,这些环节贸易附加值较低,工人工资也相对低廉,且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只能不断压低原本廉价的工人工资,因此过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为了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的实证模型为:

$$ls_{it} = \alpha_0 ls_{it-1} + \alpha_1 GVC_{it} + \beta X_{it} + \epsilon_{it} + \mu_i,$$

其中:被解释变量  $ls_{it}$  为劳动收入份额;主要解释变量  $GVC_{it}$  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又分为前向参与率指数  $iv_{it}$  和后向参与率指数  $fv_{it}$ ,指数的取值范围从0到1,数值越大表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该两项指标可借鉴 Koopman 等<sup>[2]</sup>和刘琳<sup>[4]</sup>的研究方法并利用 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发布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度。 $X_{it}$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比重  $State_{it}$ 、人均产出  $py_{it}$ 、外商直接投资比重  $fdi_{it}$ 、出口比重  $exp_{it}$  等。 $i$  表示行业, $t$  表示年份, $\epsilon$  为残差项, $\mu$  为行业效应,使用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消除该行业效应。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ls$	劳动收入份额指劳动报酬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
$iv$	外国产品使用本国中间品的程度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fv$	本国产品使用外国中间品的程度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State$	国有行业的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年鉴》
$py$	工业生产总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年鉴》
$fdi$	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各省份《统计公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exp$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统计年鉴》

WIOD 于 2016 年发布的投入产出表采用 ISIC Rev4.0 行业划分标准,而中国行业划分依据在 2000—2014 年先后制定了 GB/T 4754—1994、GB/T 4754—2002 和 GB/T 4754—2011 三个标准,其中制造业均包含 13—43 大类。本文按照各个划分标准及其子目录对两者进行了匹配,共匹配出 17 个制造业的细分行业<sup>[19-20]</sup>,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匹配结果

产品名称	ISIC Rev4.0 行业	中国行业分类 (2011 年版)
食品饮料与烟草	C05	13、14、15、16
纺织服装与皮革	C06	17、18、19
木材软木草编制品(除家具)	C07	20
纸和纸制品	C08	22
记录媒介物	C09	23
焦炭与精炼石油产品	C010	25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	C011	26、28
药品、药用化学品及植物药材	C012	27
橡胶与塑料制品业	C013	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014	30
基本金属	C015	31、32
金属制品	C016	33
计算机电子与光学产品	C017	39
电力设备制造业	C018	38
机械与设备制造	C019	34、35、40
家具与其他制造	C022	21、24、41
交通运输设备	C020、C021	36、37

### 三、实证分析

#### (一)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文建立的实证模型,本文使用 2000—

2014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宏观数据(见表 1)进行分析。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变量的滞后项  $L.Ls$  作为工具变量,然后根据 AR(2) 值与 Hansen 值判断工具变量的滞后项设定。为了消除行业效应,可以使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回归;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依次交替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将 GVC 分为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分别对整体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三类进行逐步回归,并同时报告了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的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中国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制造业的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原因。虽然现阶段中国仍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sup>[21]</sup>,但随着中国制造业资本投入的快速提升,中国参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sup>[22]</sup>,而参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则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不利影响。相比较而言,制造业后向参与率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仍严重依赖国外先进中间品的进口,即仍以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为主<sup>[23]</sup>。而中国出口的中间品仍与国外先进产品有着较大差距,全球竞争力较弱<sup>[24]</sup>,前向参与率较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表 3 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L.Ls$	0.836*** (0.006)	1.036*** (0.010)	0.835*** (0.009)	0.886*** (0.008)	0.975*** (0.009)	1.060*** (0.006)	0.886*** (0.009)	0.857*** (0.005)
$iv$	-0.032*** (0.002)	-0.085** (0.002)	-0.007*** (0.001)	-0.076** (0.028)	—	—	—	—
$fv$	—	—	—	—	-0.013 (0.011)	-0.018** (0.009)	-0.089*** (0.001)	-0.112*** (0.008)
$State$	—	—	0.095*** (0.006)	0.056*** (0.015)	—	—	—	0.038*** (0.008)
$py$	—	0.001*** (0.0001)	—	-0.001 (0.0001)	—	0.001*** (0.0001)	—	—
$fdi$	-0.014*** (0.001)	-0.030*** (0.004)	-0.151*** (0.006)	-0.103*** (0.004)	-0.052*** (0.004)	-0.033*** (0.005)	-0.069*** (0.003)	-0.097*** (0.003)
$exp$	-0.063*** (0.003)	—	—	-0.058*** (0.004)	-0.022*** (0.004)	—	-0.042*** (0.005)	-0.023*** (0.004)
$C$	0.038*** (0.001)	0.010* (0.003)	—	—	0.024*** (0.003)	-0.003 (0.004)	—	—
$Obs.$	392	392	364	364	392	392	364	364
$AR(2)$	0.10	0.12	0.64	0.29	0.16	0.11	0.19	0.27
$Hansen$	0.99	0.81	0.81	0.98	0.99	0.99	0.99	0.99

注: \*、\*\* 和 \*\*\*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出口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负向影响<sup>[25]</sup>。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多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包订单,出口产品价格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产生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纵向压榨”和“俘获”效应<sup>[26]</sup>,而在中国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的背景下,出口企业则会把上述不利效应传递给劳动者<sup>[27]</sup>,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向资本密集的产品转移也是出现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比重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保障一定的就业水平,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sup>[28-30]</sup>。另外,国有企业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多高于非国有企业<sup>[12]</sup>,因此其比重的提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

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产出的提升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进入到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sup>[9, 16]</sup>,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人均产出的增长而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存在着激烈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进而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sup>[30]</sup>。另外,外资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水平也有助于其掌握较大的劳动定价权,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会尽可能地压低劳动

者的收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效应。

##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为了区分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本文还将表2的行业进行分类,将C05、C06、C07、C08、C09和C022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余的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sup>①</sup>,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4报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与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后向参与率的作用不显著。后向参与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中国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参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已无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sup>[31]</sup>。国内制造业企业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即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此时绝大部分的产品利润都被国外上游企业获取,国内企业仅能获取微薄的代工费用,利润空间不足也极大地限制了劳动的收入水平。且低端环节所需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相对不高,劳动收入多低于其他类型企业,因此该类企业增多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前向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促进作用,则印证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嵌入的必要性。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以先进中间品的生产、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等环节为主,需要大量高端劳动力参与其中,此类劳动者的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前向参与率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sup>[32-33]</sup>。

表4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i>L, ls</i>	0.880*** (0.134)	1.168** (0.280)	0.700*** (0.055)	0.880*** (0.081)	1.211** (0.286)	0.773** (0.317)	0.873*** (0.089)	0.874** (0.172)
<i>iv</i>	0.164 (0.104)	0.338** (0.158)	0.334** (0.1725)	0.307** (0.137)	—	—	—	—
<i>fv</i>	—	—	—	—	0.745 (0.939)	-0.083 (0.158)	-0.012 (0.071)	0.126* (0.027)
<i>State</i>	0.124* (0.064)	0.116 (0.076)	0.159* (0.111)	—	—	0.074* (0.061)	0.091** (0.044)	0.109* (0.096)
<i>py</i>	0.001 (0.001)	—	0.0002 (0.000)	—	—	0.002** (0.001)	0.001* (0.001)	—
<i>fdi</i>	—	-0.096 (0.105)	—	0.083*** (0.013)	0.108* (0.145)	0.028* (0.102)	—	—
<i>exp</i>	—	—	—	-0.120** (0.042)	-0.420 (0.415)	—	—	-0.161** (0.042)
<i>C</i>	-0.045** (0.012)	-0.049 (0.026)	—	—	-0.065 (0.100)	-0.008 (0.030)	—	—
<i>Obs.</i>	112	112	104	104	112	112	104	104
<i>AR(2)</i>	0.15	0.17	0.16	0.10	0.18	0.13	0.13	0.18
<i>Hansen</i>	0.95	0.97	0.99	0.98	0.99	0.92	0.99	0.98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①该处所指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包含了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



### (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表5报告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与劳动密集型数据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提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仍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节,即多基于后向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极易导致产业陷入“低端锁定”陷阱<sup>[33]</sup>,不利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积累与提升,进而导致行业利润水平与劳动收入长期处于低位,因此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向参与率的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技术

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率提升也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前向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对产业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还极易遭遇到发达国家的围追阻截,而现阶段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仍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因此短期内仍较难实现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sup>[34]</sup>。当前,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原创性技术的缺失,还导致了产业发展对国外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资本设备的依赖,即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现出十分明显的资本引进和积累特征,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提升而下降。

表5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i>L, ls</i>	0.969*** (0.008)	0.844*** (0.032)	0.701*** (0.011)	0.719*** (0.013)	0.990*** (0.007)	0.971*** (0.011)	0.731*** (0.013)	0.770*** (0.004)
<i>iv</i>	-0.047** (0.017)	-0.064** (0.030)	-0.012*** (0.002)	-0.023*** (0.003)	—	—	—	—
<i>fv</i>	—	—	—	—	-0.066*** (0.0105)	-0.058** (0.017)	-0.107*** (0.014)	-0.067** (0.022)
<i>State</i>	—	-0.009 (0.011)	0.171*** (0.012)	0.082*** (0.011)	—	-0.012 (0.039)	0.135*** (0.018)	0.106*** (0.013)
<i>py</i>	0.001*** (0.00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0)	0.001*** (0.002)	—
<i>fdi</i>	-0.025*** (0.002)	-0.039*** (0.005)	-0.071*** (0.004)	-0.045*** (0.005)	-0.021*** (0.004)	-0.013** (0.004)	-0.130*** (0.009)	-0.111*** (0.005)
<i>exp</i>	-0.015** (0.004)	0.001 (0.013)	—	-0.214*** (0.017)	—	0.008 (0.012)	—	-0.066*** (0.012)
<i>C</i>	0.012*** (0.002)	0.036*** (0.007)	—	—	0.006 (0.004)	0.001 (0.003)	—	—
<i>Obs.</i>	280	280	260	260	280	280	260	260
<i>AR(2)</i>	0.13	0.16	0.28	0.15	0.12	0.10	0.60	0.52
<i>Hansen</i>	0.99	0.95	0.98	0.95	0.98	0.96	0.97	0.99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使用两种GMM方法进行分析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另外,笔者使用工具面板法(2SLS方法)再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与上文结果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a)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嵌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一个可能原因便是制造业嵌入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大于嵌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相对而言,由于中国制造业对后向参与的依赖较强,后向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b)劳动密集型行业前向参与率的提升是促进

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制造业深度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后向参与率提升已无法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加快技术创新,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通过前向参与率提升推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c)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不利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仍较低,主要依赖进口先进的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中多嵌入低端环节,极易因被发达国家“锁定”而陷入“低端生产”陷阱,因此国内产业环节获取的收益明显低于国外上游企业。另外,低端生产环节劳动力以低技术劳动者为主,抑制了对高收入的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d)在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国有企业比重和人均产出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着促进作用,出口有着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则存在着行业异质性。

过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是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未来制造业发展应积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进而在加快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鉴于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未来我国制造行业的发展除了应发挥传统劳动禀赋优势之外,更应着手加速技术禀赋优势打造,加快实现技术要素禀赋对制造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sup>[35]</sup>,不断促进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 参考文献:

- [1] Hummels D L, Rapoport D, Yi K M.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7, 4(Jun): 79-99.
- [2]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et al. Giv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R].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No. 16426.
- [3] Wang Z, Wei S J,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R].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No. 19677.
- [4] 刘琳.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附加贸易的考察[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6): 71-83.
- [5] 刘敏.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参与度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7: 16-17.
- [6] 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 学术月刊, 2015, 47(2): 5-14.
- [7] 付文林, 赵永辉. 价值链分工、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J]. 财经研究, 2014, 40(1): 50-60.
- [8] 张少军. 全球价值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来自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5(10): 39-48.
- [9] 罗长远, 张军.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09(5): 25-35.
- [10] 肖文, 周明海. 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6): 154-163.
- [11] 李稻葵. 重视中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J]. 新财富, 2007(9): 40-41.
- [12] 白重恩, 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 2009, 44(3): 27-41.
- [13] 罗长远. 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 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08(11): 86-96.
- [14] Deceuse B, Maarek P.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R]. Cergy: THEMA Working Papers, 2008.
- [15] 邵敏, 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0, 9(4): 1189-1210.
- [16]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 44(1): 70-82.
- [17] 白重恩, 钱震杰.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0, 33(12): 3-27.
- [18] 肖文, 周明海.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 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32(3): 69-76.
- [19] 刘胜, 顾乃华, 陈秀英. 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16(3): 96-104.
- [20] 蒋庚华, 吴云霞. 全球价值链位置对中国行业内生产要素报酬差距的影响: 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 2017, 28(8): 44-52.
- [21] 陆菁, 刘毅群. 要素替代弹性、资本扩张与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J]. 世界经济, 2016, 39(3): 118-143.
- [22] 张相伟, 陆云航.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31(1): 59-76.
- [23] 李晓露.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12-13.
- [24] 唐东波. 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1(8): 23-33.
- [25] 余森杰, 梁中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

- 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4V32(7):22-31.
- [26] Kaplinsky R. Spreading the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 [J].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4, 47(2): 74-115.
- [27] 张杰, 陈志远, 周晓艳. 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29(7): 44-60.
- [28] 戴小勇, 成力为. 出口与 FDI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8): 74-80.
- [29] 盛丹, 陆毅. 国有企业改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吗? [J]. *金融研究*, 2017(1): 69-82.
- [30] 张中元. 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影响[J]. *国际经济合作*, 2017(10): 31-39.
- [31] 黄先海, 徐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 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09, 44(7): 34-44.
- [32] 罗知, 周丽云, 李浩然. 劳动收入占比与偏向型技术进步[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2): 1-15.
- [33] 王岚.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14, 31(5): 17-23.
- [34] 王永进, 盛丹. 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4): 33-50.
- [35] 蒋为, 黄玖立. 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与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 37(5): 28-50. 65-68.

##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embedding link

ZHAN Shuqin, Y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of value chain embedding link,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d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the industry differenc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is the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decline i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ared with the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th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rat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or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enhancing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labor income; the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 in the low-end production link of global value chain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which shows the necessity of turning to the high-end.

**Key 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global value chain;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rate

(责任编辑: 陈丽琼)